

西十高铁施工记

■ 赵伟东

是时候了,让秦岭摊开手掌

左手的《蒹葭》水纹

遇见右手的《楚辞》云气

我们不过是在掌纹交汇处

以机器为笔,以光阴为墨

替山河重续一行

用复兴号联结的对仗

在丹江口,我们打磨钢轨

在切削的颤音里

有《天问》的平仄

待装的转向架

在晨光中用露水预习诗句

而脚下的汉水

正以三千年的流速

校准钢铁与乡愁



一盏清茶 一段茶缘

■ 张玥

一盏清茶,浮沉半生,温藏岁月。与茶相伴数载,我深耕茶文化教学,于袅袅茶香中传道授业。最让我心生暖意、念念不忘的,便是与一众老年学员结下的深厚茶缘。这缘分,无关名利、不涉喧嚣,只因武当山茶结缘、以茶艺相守的漫漫时光。在一次次煮水烹茶、习礼修心的课堂里,我读懂了武当茶道“道法自然、静心致和”的真谛,也收获了跨越年龄的温暖与羁绊。

初识老年茶友,源于常态化的茶文化公益课堂与老年大学茶学课程。起初我以为,茶文化于长者而言,不过是晚年闲暇的消遣,上课仅仅是陪他们度过这段空闲时间。可真正走近他们,我才懂得,于历经半生风雨的老人而言,茶,是慰藉心灵的良药,是沉淀人生的知己,更是他们晚年追求精神丰盈的美好寄托。从武当茶韵的历史沉淀,到新式茶饮的潮流新生,从第一杯茶的青涩,到每一杯茶的回甘,他们总会认真记录每一个知识点,仔细品鉴每一杯茶。

我的老年学员们,或许手脚不如年轻人灵活,记诵知识的速度也没那么快,却有着最纯粹的热爱、最谦逊的态度、最沉静的心境。他们不为技艺考级、不为名利浮华,只为一盏清茶静心,只为在烟火余生里,寻一份从容安然。

课堂上,我带着大家溯源武当茶韵。从唐代梅子贡茶的盛名远扬,到明代鳙林贡茶的皇家雅致;从八仙观的百年茶园,到融入道家养生智慧的非遇制茶技艺,武当山茶让我们一同读懂“药食同源、太和养生”的千年理念,知晓一杯清茶背后,道家“天人合一、顺应自然”的处世智慧。我用通俗质朴的语言,讲述武当山景观千年饮茶习俗、古法制茶的匠心传承,让大家明白,武当山茶不只是舌尖的醇香,更是滋养身心、涵养心性的珍品。武当茶韵之外,我与大家一同探索传统茶与新式茶饮的融合创新,将千年道茶文化融入现代饮品设计,从茶底甄选、草本搭配到口感调试,将厚重的历史底蕴落地为可感可尝的鲜活体验,让每一位学员既能读懂武当山茶的过往荣光,也能看见它与时俱进的新生力量。

茶艺实操教学中,我从基本的茶艺动作入手,简化繁复流程、保留武当茶道精髓,把太极舒缓韵律融入每一个动作。从焚香静心、温杯洁具,到斟茶分盏、敬奉宾客;从行云舒展的注水手法,到端庄有礼的奉茶仪态,我耐心指导每一位学员。大家学得格外认真,反复练习注水、刮沫、分茶的细节,动作从生疏僵硬慢慢变得舒展沉静。

我常常告诉大家:武当茶艺,不求姿态华丽,但求心境平和;不求技法精湛,但求内心澄澈。煮水是沉淀心境,投茶是接纳从容,品茶是体悟人生。半生风雨、阅尽千帆的他们,最懂这份茶道真谛。练习茶艺的过程中,他们褪去生活的琐碎疲惫,放下岁月的浮躁纷扰,在茶香氤氲中修身静心,在一招一式的武当茶礼中,感受仙山文化的温润力量。

在日复一日的教学相伴中,我不再是单纯授业的老师,更像是这群长者的知己。茶席之上,我们师生相对,煮一壶热茶,聊一味茶香,也聊半生过往。他们会和我分享年轻时的岁月奔波、生活烟火,讲述过往的酸甜苦辣、得失从容;也会认真倾听我的茶学讲解,用心感受茶文化千年的底蕴与温柔。

他们会记得我偏爱淡茶,悄悄为我留存清春香茶;会在学有所得时,真诚地道一句感谢;会在茶课之余,分享生活中的温暖小事。琐碎的温情,藏在袅袅茶香之中,让枯燥的教学工作变得温柔丰盈。

往后余生,我愿坚守茶艺心、深耕茶教,继续与各位长者煮茶度日、品茶谈心,在一斟一饮间传承茶道,在朝夕相伴中温暖岁月,让茶香浸润晚年时光,让这份珍贵的茶缘,岁岁悠长、岁岁安然。



傍晚,我又站在竹山堵河岸边。

从南山宾馆出来,跨过宽阔的马路,便踏入清幽的堵河公园。弯弯曲曲的散步道带我穿行在花草树木之间。清风相伴,步履悠然,不知不觉已至河边。俯身掬起清澈的堵河水,一股清凉滋润心田。

脚下是青石板铺成的步道。我顺着河流的方向缓缓而行。河水静静流淌,不紧不慢地,像我此时的心境。

三十年前,我在竹山工作。那时,我也常在河边散步,但那是在河的对岸,老县城那边。眼下,我所在的右岸,当时还是乡野田畴。堵河水绕着老城转了大半个圈,勾勒出三面环水、一面靠山的灵秀格局。当时县城狭小局促,一条主街从东到西,缓步穿行,片刻览尽全城。沿河岸边,稀稀疏疏散落着几间瓦房棚户。

一天夜晚,我在办公室加完班,顺着城中街巷小道,缓步至河边。走在宽阔的河滩上,脚下传出清脆的鹅卵石撞击声。皓月当空,清辉漫洒,河面上薄雾氤氲,迷离如烟,让人不由得想起“江流宛转绕芳甸,月照花林皆似霰。空里流霜不觉飞,汀上白沙看不见”的诗句。我随手捡起一块瓦片,朝着河中央打了个水漂,瓦片弹跳五六下,消失在流水中。对岸的村落里,几声狗吠传来,划破寂静的夜空。

那时,堵河上游还没有什么工程建设。平时,河水不大,自由自在,畅通无阻。但发起脾气来,一夜之间也能冲垮半个县城。从神农架大九湖出发时,还是涓涓溪流。一路上汇集千山涧泉、万壑溪流,穿过崇山峻岭,蜿蜒而来。到了官渡一带,河势变得开阔,水流也温顺了。水不深,流不急。两岸青山对峙,层峦叠翠,移步换景,犹如画廊。当地人不舍大自然



堵河风光。刘昆 摄

黄河有柳

■ 段吉雄

暮春时节,秦巴腹地早已是景色葳蕤,但在黄河入海口处,芦苇还是一副枯槁的样子,风吹过来时有金属的碰撞声。倒是那一棵棵歪脖弓腰的矮树,还生机盎然。只是,跟公园里那些或婀娜多姿或粗壮伟岸的树相比,它们差远了——树皮皴裂,枝条冷硬,像是随时要跟谁拼命一样。

当地人告诉我,这叫怪柳。虽然名字里带个“柳”字,却跟柳树不是同一品种。黄河边的柳,活得最是沉重。河风一年四季吹,河沙一年四季刮。大堤边上,就是白花花盐碱地。晴天的时候,地面裂开一道道口子,像老人冬天皴裂的指头;遇上雨天,水积在地表渗不下去,太阳一出来,便又留下一片白花花的盐霜。这地方别说庄稼,连生命力最强的草都罕见。

唯一能在这不毛之地上扎根的,便是怪柳。怪柳的枝条细密柔韧,呈红褐色。风吹过来时,它就迎风倒下;风过了,它再直起来,从不折断。叶子细小得像鱼鳞,绿中透着灰,紧紧地贴着枝条生长,生怕浪费一点水分。

怪柳一年能开三次花,因此又被人们称作三春柳。每年春、夏、秋三季,一丛丛粉红色的花穗从枝头冒出来,毛茸茸的,像一团团红雾。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,这花穗像谁把一捧碎红酒在了白布上,醒目而悲壮。

怪柳活着,从不为自己。它的根系能扎到地下十几米深,像一张大网,把松散的沙土牢牢抓住。更重要的是,它能泌盐。它利用叶片上的盐腺,把土壤里的盐分吸收进来,再排出去,结晶在叶面上。风一吹,盐霜落了;雨一冲,盐分被带走了。年复一年,脚下的土壤慢慢变淡,变软。

沧海桑田间,怪柳就这样扎根荒滩,靠一片叶子、一簇根须,把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变成可以耕种的土地。经过怪柳改良后的土地上,草开始长出来了,兔子来做窝了,蚂蚁的步伐快起来,庄稼也开

的恩赐,打造了一个堵河漂流项目,吸引游客纷至沓来。

一时间,河谷里喧闹不断,笑声、歌声回荡在湛蓝的天空,打破了山里的宁静。河水清澈见底,小伙子、姑娘们恨不得像鱼儿一样,在水中畅游。于是有人使坏,故意将橡皮艇掀翻,三四人一起落水,顺势打起了水仗。玩够了,再翻身上船,顺流而下。一个闲暇周末,我忽然动了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诗情,约上几个年轻同事,渡船过河,来到老县城对岸的农村,正是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”的景致。这一带的农民以种菜为业,每日耕耘采收,供给左岸的城镇居民。乡亲们看我们来了,纷纷围拢过来,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:“卖菜好难哟!要划船过去。水小时还好,水深流急时就很危险……”“河对岸就是县城,近在眼前,多么盼望有一座桥啊。”

乡亲们的话十分恳切,我记在心里。返回后,向县里反映,县里马上组织研究论证,果断决定建一座人行桥。堵河上建桥可不容易。河面宽,跨度大。洪水泛滥时,水位要涨一二十米。难归难,桥最终还是建成了,取名为“圣心桥”。四根巨大的钢筋混凝土桥墩高出水面二十余米,桥面凌空上架,将两岸连为一体。乡亲们欢天喜地,从此不再需要划船过河卖菜,两岸居民终于有了一条便捷的过河通道。

人行桥建成十余年后,环绕县城的堵河上,陆陆续续架起几座公路桥。昔日的乡野菜地、阡陌农田,变成了县城的新区。如今,新区道路纵横交错,高楼鳞次栉比,人流汇聚,市井繁华,烟火气日盛一日。

堵河巨大的自然落差蕴藏着丰富的

水能资源。本世纪初以来,县城以上流域先后建成松树岭、龙背湾、潘口、小漩等梯级水电站,成为鄂西北重要的水电基地,清洁能源从这里被送往四面八方。

水利枢纽落成后,水库可以蓄水调峰,河道水位抬升,水流也变得平缓。只是当年我打水漂的鹅卵石河滩永久沉于碧波之下。两岸的防洪护坡,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。今日竹山,早已褪去旧日模样,呈现出勃勃生机。

此刻,我站在圣心桥上。华灯初上,两岸灯火通明,倒映在水中,随粼粼波纹轻轻摇曳,将一河清水染得金灿灿的。远处,山色由青变黛,只剩下朦胧的轮廓。桥上人来人往。有牵着孩子的年轻父母,有相扶而行的老人,也有并肩而走的恋人。他们说着笑着,声音落在河水里,软软的、糯糯的,带着竹山话特有的音韵。笛声从河边远远地飘来,听醉了桥上的游人。

第二天,曾经的同事老曹说要带我去看山。汽车顺着堵河边的公路往官渡镇方向开。这条路我曾往返过多次,晴天尘土飞扬,雨天泥泞湿滑。山路弯弯,起伏颠簸,一趟行程下来,头昏脑胀,满身疲惫。而今,平坦宽阔的柏油路依山傍水,俨然一条风光旖旎的景观路。

放眼山野,满目苍翠。青松、杉林、栎树,还有许多我说不出的树,密密地生长着,让山裹得严严实实。林间鸟鸣,清脆婉转,此起彼伏,是山野最灵动的歌声。

“这些年封山育林、生态保护,山总算养过来了。”老曹说,“现在山里人种茶叶、种药材、养蜜蜂、进工厂,比以前挣得多多了。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我看见满山的茶园,绿莹莹的,像是给山腰系了条



黄河风光。刘昆 摄

黄河有柳

■ 段吉雄

麻绳从底下穿过来,像蛇一样死死缠绕。分立两边的人拽着绳头,弓着腰,脚蹬着地,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上了。麻绳嵌进柳枝里,勒出一道道深痕,把柳树勒得满身大汗,绳子都染成了褐色。一个高高的水花。堤脚的根石已经被冲走了几块,水正一口一口地啃噬着大堤。“一、二、三——放!”

柳石枕被推了下去。轰的一声,水花炸开,浊浪翻涌。沉下去,又浮起来,在水里翻滚了两下,稳住了。水流经过它的时候,速度明显慢了,打着旋儿,把泥沙留在后面。紧接着第二个、第三个也被抛了下去,一个挨一个,连成了一道坝。

浑浊的浪海里,柳石枕不硬扛狂浪,而是靠着柔韧的柳条缓冲水势,靠着厚重的石块稳住堤基,把急流放缓,让泥沙慢慢淤积在堤脚边上,牢牢护住岸边泥土不被掏空。险要地段,一只柳石枕就是一道防线。一排柳石枕就是一道硬屏障。多少回大逼逼、险情危急,都是靠着这些朴实无华的柳石枕,硬生生堵住塌岸险情,守住大堤,保住身后的村庄、田地 and 生灵。

这是人与水对话的智慧——不硬碰硬,而是借力打力,用水的力量去治水。这也是人与自然斗争时总结出来的规律。这种法子,古已有之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记载,汉武帝时期瓠子堵口,用的就是“下榱止水”的法子——以竹为缆,以草为埽,填石其中,沉以镇水。那是埽工的雏形。

在治水时,柳石枕并不是单独使用的。它是传统埽工里最关键的一部分:枕

绿带子。老曹又带我去看一个村子。村子建在山坳里,白墙黛瓦隐于茂林修竹之间,宛若世外桃源。老曹说:“山里那些住得太偏的人都搬过来了。政府帮着盖房子、通水电,路也修到了家门口。”他指着村后的山说,“那片山现在由村里的合作社管着,种茶叶、种果树,村民每年都能分红得利。”他说着说着笑了,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。

如今一切都不同了。山绿了,水清了,人也富了。堵河还是那条河,可山已不是从前的山,两岸的人也不是从前的人。山养水,水养人,人养山,首尾相连,连成一个循环可持续的圆圈。

傍晚,我还是去河边散步。夕阳下,霞光映在水里,河水成了胭脂色。我扶着栏杆,思绪万千。这一河清水,历经千沟万壑,接纳沿途溪涧,长途跋涉来到这里,又流向远方,流入汉江,流入丹江口水库。在那里,它们会有一个告别仪式,一部分顺汉江而下,赶到汉口,与长江拥抱,然后滚滚向前,奔赴蔚蓝。另一泓清水将沿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浩荡北上,跨越千里大地,滋养北方沃土,润泽万千生灵。

这一刻,我觉得堵河是有情的。它看过多少兴衰,见过多少变迁。它不说话,把岁月沧桑藏于碧波之中。我转身往回走,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。三十年,对于一条河来说,不过是短暂的一瞬;对于一个人,却是半生。我把年轻的记忆留在了这里,如今归来,它用崭新的面貌迎接我。山在,水在,人在,一切都好,这大概就是最好的重逢了。

回到住处,推开窗,潺潺水声随风入耳,轻轻的,柔柔的,似低吟,似絮语。我在窗前站了很久。（转自新华网客户端）



黄河风光。刘昆 摄

黄河有柳

■ 段吉雄

护堤脚,埽固堤身,桩锁根基,三样配合在一起,稳稳护住千里黄河大堤。

桩,在黄河岸边叫家伙桩。多是榆木或槐木,碗口粗细,一头削尖。几个人抱起桩子立起来,用硃具对准要打的位置。领号人喊一声号子,所有人同时发力,硃被拽到半空,然后松开手,咚的一声砸在桩头上。

桩子一寸一寸地往土里进,一根桩要打几百下才能到位。号子声从白天喊到黑夜,从黑夜喊到天亮。那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力气,是人跟泥土、跟石头、跟黄河的对话。千百年来,号子声和打桩声从未停歇,声声铿锵,一寸一寸筑牢黄河堤坝,稳稳守护岁月安澜。

家伙桩打下去,柳石枕就有了依靠。桩子固定住绳索,绳索拉住柳枕,柳枕护住堤脚。一环扣一环,每一环都是血肉之躯搭起来的。黄河,慢慢温顺下来。

如今,这种治水技术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堤顶上铺了柏油路,路边种着风景树。黄河防洪工程不但是防洪抢险的保障线,还成为生态走廊的景观带。抢险也不再纯靠人力,铲车、挖掘机、自卸车排成一行,柳石枕也不再是手工捆扎,机器编得又匀又快。

但柳树还在。那些老柳树,有的已经被保护起来,挂上了牌子。每年春天,新枝从老干上抽出,嫩绿嫩绿的,亮得晃眼。老工人们每年都要去看一看那些树,摸着皴裂的树皮,像握着老熟人的手。树不说话,但它的每一道裂纹里,都刻着故事。

夕阳西下的时候,黄河镀了一层金。水声依旧轰隆轰隆,但听起来不那么凶狠了,倒像是在吟唱。风吹过来,柳枝摆动,怪柳沙沙响。那声音里有种树人的歌声、捆枕人的吆喝、打桩人的号子,还有降服黄河时震天动地的欢呼声。

黄河日夜流动,柳树还在抽条,怪柳的花一茬接一茬地开。一代一代,生生不息。